

中国当代作家

ZHONGGUO DANGDAI ZUJIA
WUJI

系列

红尘、 大浴女

玫瑰门·无雨之城

永远有多远·午后悬崖·有客来兮

巧克力手印·会走路的梦·像剪纸一样美艳明净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中 国 当 代 作 家
ZHONGGUO DANGDAI ZUJIA

红 漪 系 列

大浴女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浴女/铁凝 著. -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

(铁凝系列)

ISBN 7-02-005746-2

I . 大… II . 铁… III .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63345 号

责任编辑:包兰英 装帧设计:刘 静

责任校对:马云峰 责任印制:王景林

大 浴 女

Da Yu Nü

铁 凝 著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100705

中国农业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260 千字 开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张 11 插页 3

2006 年 12 月北京第 1 版 200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0000

ISBN 7-02-005746-2

定价 20.00 元

红 经

玫瑰门

大浴女

永远有多远

无雨之城

午后悬崖

有客来兮

巧克力手印

会走路的梦

像剪纸一样美艳明净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中国当代作家 · 纪实·系列

出版说明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后期以降，随着思想解放和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中国当代文学创作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广阔空间，相继涌现出一批生活积累丰厚、艺术准备充足、善于思考、勤于探索的作家。他们的作品具有丰富的思想内涵、深刻的社会意义和鲜明的艺术风格，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标志着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的轨迹和水平。这些作家为中国当代文学的繁荣和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他们中的大部分人一直保持着旺盛的创作力和影响力，不断地超越自己，推出新的作品。

今天，社会和文学都在朝着多元化的方向行进；写作者的创作思想和表达方式、读者的需求和阅读趣味日趋多样；文学的娱乐功能受到重视；各种文学潮流兼容并包、各行其道。此时，全面系统地总结上述一批作家三十年来的创作实绩，对当代文学事业，对作家、读者和文学工作者，对当前的图书市场，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基于这一认识，我们决定编辑出版这套“中国当代作家”系列丛书。丛书遴选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后期以来成就突出、风格鲜明、有广泛影响力的作品，对他们的作品进行全面的梳理、归纳和择取；每位作家的入选作品为一系列，各系列卷数不等，每卷以其

中某篇作品的标题(长篇作品以书名)命名。这是一项规模较大的出版计划,我们将每年推出三至五位作家的作品系列,在五年左右的时间里完成这套丛书的编辑出版工作。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

2006年12月

自序

十年前，曾经为自己的作品集中做过一次阶段性小结，编辑出版了五卷本《铁凝文集》。十年后的今天，当再一次为自己的作品做阶段性小结之际，恰逢人民文学出版社拟编辑出版“中国当代作家系列”丛书，于是，自己的这套作品系列凡九本便应运而生。

其中，长篇小说三卷，分别是：《玫瑰门》《无雨之城》《大浴女》；中篇小说两卷，书名为《永远有多远》和《午后悬崖》；短篇小说两卷，书名为《有客来兮》和《巧克力手印》；散文集两卷，书名为《会走路的梦》和《像剪纸一样美艳明净》。

熟悉我作品的读者也许会注意到，长篇小说《无雨之城》出版于一九九四年，但在一九九六年编辑文集时，我将它排除在了文集之外。究其原因，当时似乎是觉得它不够厚重吧！甚至就因为它太过畅销，弄得作者反而心怀忐忑，反而怀疑起这部作品的艺术品质了。十年之后我将它编进这套作品系列，因为我明确地意识到，正是《无雨之城》的写作，锻炼了我结构长篇小说的能力，后来的《大浴女》《笨花》，都或多或少得益于这次关于结构的训练。当一个作家为自己的作品做阶段性小结时，是不应忽视这种有衔接和铺垫意味的写作的。

两卷中篇小说和两卷短篇小说我都拿比较新的小说篇目

做了书名，一来它们都写作于《铁凝文集》出版之后，其次它们也都是我个人喜欢的篇章。特别是短篇小说，我从自己近一百篇短篇小说里选出六十余篇在此集成两卷，是想在检点自己写作历程的同时，尽可能奉上筋道、耐读的给读者。两卷散文集，《会走路的梦》一卷，侧重的是人间的凡事与亲情、世俗的烟火与心灵的起落。《像剪纸一样美艳明净》一卷，多是我对文学的一些想法，以及怀了“无知者无畏”之心的对艺术、绘画等等的说长道短，也还有一些在域外旅行的心得。私下里是希望少一点虚张声势，多几许弦外之音。

感谢人民文学出版社集中出版这套作品系列。亦有细心的出版界朋友对我说，此九本加上人民文学出版社新近出版的长篇小说《笨花》，正好是十本。并问：你是否因此有意要将作品系列做成九本？这里我要说，成书九本并非刻意为之，完全由所选作品容量所决定。但我还想说，和十比起来，我的确更喜欢九。九是有余地的，也还有新的可能。就像我心中的文学，其实是不存在最好的，只有更好。前方应该有更高的目标，我们应该有不断梦想的能力，去做会走路的梦。也许这样能够培育我们对世界和生活不断的惊异，而惊异着是美丽的。

至此，想起读过的一段文字，关于意大利导演安东尼奥尼的：有时候安东尼奥尼也使用一次性成像照相机。在乌兹别克的一个区中心，在一部长期未能完成的电影拍摄现场，他决定赠送给三位穆斯林老人记录他们形象的照片，说这样就可以让他们把时光留住。三位老人中最年长的那位飞快地扫了一眼照片，便把照片还给了他，并反问了一句：“为什么要把时光留住？”这老人的问题让安东尼奥尼目瞪口呆。

电影、摄影是一种妄图把时光留住的艺术吗？文学是一种

妄图把时光留住的艺术吗？时光真正是挽留不住的，安东尼奥尼一定觉得，那位反问自己的穆斯林老人才称得上是时光里的智者。

照片如果是回忆时光，文学或许更应当有能力去创造时光。

铁 凝

2006年6月16日

目 录

引 子	(1)
第一章 婚前检查	(5)
第二章 枕头时期	(39)
第三章 美人鱼的鱼网从哪里来	(75)
第四章 猫照镜	(117)
第五章 戒指在树上	(150)
第六章 尹小帆	(200)
第七章 钥匙孔里的人们	(236)
第八章 肉麻	(267)
第九章 头顶波斯菊	(299)
第十章 内心深处的花园	(331)

引 子

在尹小跳的家里，有一张三人沙发和两张单人沙发，织贡缎面料，那么一种毛茸茸的灰蓝色，像有些欧洲女人的眼珠，柔软而又干净。沙发摆放的格局是压扁了的 U 字形，三人沙发横在 U 字底，在它两旁，单人沙发一边一个对着脸。

尹小跳对沙发的记忆大约从三岁开始，那是六十年代初期，家中有一对绛红色灯心绒面的旧沙发，沙发里的弹簧坏了一些，冲破了包裹它们的棕和麻，强硬地顶在那层不算厚实的灯心绒下面，使整个儿沙发看上去疙疙瘩瘩，人一坐上去就吱吱嘎嘎。尹小跳每次费劲地爬上沙发，都能觉出屁股底下有几个小拳头在打她，她的脆弱的膝盖和娇嫩的后背给坏弹簧硌得生疼。可她仍然愿意往沙发上爬，因为和她专用的那把硬板小木椅相比，她在沙发上可以随心所欲地东倒西歪——可以东倒西歪就是舒坦，尹小跳从小就追逐舒坦。后来，很长一段时间里，沙发这种物质被纳入了一个阶级，那阶级分明是要对人的精神和肌体产生不良影响的，像瘟疫，或者大麻。绝大多数中国人的屁股是不和沙发接触的，绝大多数中国人的家里，软椅也稀少。就在那时，七十年代初吧，尹小跳到底又从摆着几把硬椅子的家中发现了一对羽绒枕头。那是靠在父母床上的枕头，当他们不在家时，她就从床上拽下枕头，一个留给自己，一个分配给她的妹妹尹小帆。她们把羽绒枕头分别平放在两把硬椅子上，然后坐上去，扭动着腰肢在蓬松的枕头上“咕容”，

假装那就是沙发。她们享受着这不可外传的舒适，在“沙发”上歪着，嗑几粒瓜子儿，或者吃一把山里红。每逢这时，站在房间另一头的尹小荃就会焦急万分地挥动着胳膊，嘴里一阵“啊啊啊啊”，一路跌撞着奔过来。

尹小荃是尹小跳和尹小帆的妹妹，那时候两岁。她一路跌撞着奔过来，显然是要加入两位姐姐的“沙发休闲”的，可她们并不打算理睬她。她们对她采取彻底的排斥态度。她们也蔑视她的缺陷——尹小荃两岁了还不会说话，很有可能是个哑巴。但哑巴尹小荃是个小美人儿，人见人爱的那种。她还特别乐于和人交流，让一些大人或半大的人把她抱来抱去。她在她们怀里晃着一头自然弯曲的小黄毛儿，嘟起鲜艳的小嘴唇，打着各种手势——也不知打哪儿学来的。讨好你的时候她就把粉嫩的小手儿按在嘴唇上冲你飞吻；对你表示生气的时候她就竖起她那笋尖儿一般的小拇指在你眼前晃来晃去；想轰你走的时候她就指指天上，再把双手一合贴在耳边，像是说：噢，天黑了，我要睡觉了……

现在尹小荃站在尹小跳和尹小帆眼前，频频冲她们飞着吻，分明是央告她们让她也爬上那“沙发”坐一会儿的，见没人理她，就又换了手势：她愤怒地伸出胳膊，竖起一根小拇指，以此告诉她们，你们太不好了，太不好了，你们就像这根小拇指一样渺小啊，我看不起你们啊！还是没人答理尹小荃，她于是捶胸顿足起来。尹小荃的捶胸顿足不是我们通常对人的某种情绪那戏剧性的形容，她真是在那里捶胸而又顿足。她双手握紧，小拳头雨点儿般地轮番打在胸前那绣着两只白鸽子的沿着花绦子边儿的奶油色围嘴儿上，穿着偏带红皮鞋的肉包子样的小脚同时把水泥地面跺得哒哒直响。眼泪也出来了，还有鼻涕，她开始糟蹋自己的形象。她躺在地上，两条茁壮的肉滚滚的腿向着空中一阵阵蹬踹，就像在踩着一只看不见的飞轮。

你以为你这样撒泼就能软化我们的心吗？你愿意冲我们飞吻——飞去！你愿意冲我们竖小拇指——竖去！你愿意捶胸顿足——捶去顿去！你愿意躺在地上蹬腿——蹬去！蹬去啊你！

尹小跳压着眼皮望着在地上打滚儿的尹小荃，一种解恨感涌上心头，并迅速弥漫全身。那是一种冷冰冰的狂热，又是一种躁乱的安然。之后，她索性闭起眼来假寐。旁边那把椅子上的尹小帆便也学着尹小跳假寐起来，她对她的姐姐有一种天然生成的服从感。再说尹小帆也不喜欢尹小荃这个人，尹小荃的出世直接动摇了尹小帆的优越地位，她是尹小帆优越地位的接班人。就为了这个尹小帆不快乐，好比世上所有的领袖，对自己的接班人大都永远保持警惕并心存厌恶。

当她们从假寐中醒过神儿来的时候，地上的尹小荃早就不见了，她消失了，她死了。

上述记忆可能是真的，也可能是尹小跳记忆版本中经过修改的一个。假如人的记忆或多或少都被自己篡改过，人类本身的不牢靠就不单是她一个人的过错。尹小荃确切的死亡日期是距这次捶胸顿足六天之后，但是尹小跳总愿意把这死亡放在捶胸顿足的当天。似乎这样她和尹小帆就能从这场乱子之中解脱：尹小荃就是在那天离开人世的，就在我们假寐之后一眨眼的工夫，梦一样。我们没碰过她，我们没出房间，屁股底下的枕头能够证明。那之后又发生了什么呢？什么都没有发生，没有设计，没有预谋，没有行动。啊，我是多么懦弱无助，多么毒如蛇蝎。尹小跳只择出了她愿意相信的去相信，她不愿意相信的就假装它们根本不存在。但六天之后的那个事实又仿佛是存在的，它包藏在尹小跳的心窝儿里，从来就没有被她丢失过。

她们谁也不坐那张三人沙发，尹小跳和尹小帆聊天时，总是分

别坐在那两张灰蓝色的单人沙发上脸对着脸。二十多年过去尹小荃依然存在，她就坐在 U 字底的那张三人沙发上，那就像是专为她一人单独的特设。她还是两岁的身高，六十公分吧，然而她的头和身体的比例却不是幼儿应有的四比一，即身长等于四个头。她的头和身体的比例完全是成人形态的七比一，这使她看上去不像两岁的小女孩儿，她更像一个微型的小女人。她穿着一条奶油色的真丝吊带睡裙，大腿压着二腿；她不时伸出一个手指头按一按自己那光滑的有弹性的脸蛋儿。她伸手时那笋尖儿般的小拇指自然地弯曲着，兰花指似的，因而她显得有些搔首弄姿。她多像一个交际花呀，尹小跳想。不知为什么尹小跳很愿意用这个过时的称谓来形容一下尹小荃，她不打算使用眼下那俗不可耐的“小蜜”之类的新词儿。交际花虽然也隐含着暧昧、挑逗、轻浮和不洁，但它在逝去的年代所传达出的神秘感和雾一样朦胧的浪漫色彩，在今天没有什么词可以替代。她是卑屈、玩世的，却又不是那般直奔主题的对权势简陋、僵硬的依附。她的高傲、耀眼和热情背后深厚的苍凉，凡人永不知晓。

落花流水的生活啊，交际花尹小荃。

第一章 婚前检查

1

外省的阳光和首都其实没什么两样。在早春乍暖还寒的日子里，外省的阳光和首都的一样，都让人觉得珍贵。这个季节写字楼、公寓和居民住宅的暖气已经停了，白天，室内比户外要阴凉许多。这个季节尹小跳的骨头和肉常常有些酸疼，当她走在街上，大腿的肌肉会突然一下子发酸；左脚（或者右脚）的小脚趾，里边那些纤细的小关节也会一阵阵曲里拐弯儿针刺样的疼。这有点儿难受，却是一种好受的难受。那疼也是小打小闹，咿咿呀呀撒娇似的，像被太阳晒开了的一种半醉的呻吟。在她的头顶，路边的小叶杨也绿了，绿得还嫩，轻烟一般在浅色楼群的腰间缭绕。一座城市就显出了它的柔软，还有不安。

尹小跳坐在外省的出租车上，摇下车窗玻璃把头探出去，像要试试外面的温度，又仿佛要让普天下的阳光全部照耀在她那颗剪着短发的脑袋上。她这种探头车外的姿态看上去有点儿野，再过分一点儿就是粗鲁了。可是尹小跳并不过分，从小她对各种姿态的把握就有一种无师自通的分寸感。所以此刻她的探头车外仅仅是有一点儿野和一点儿优雅。那时落下的玻璃正挤着她的下巴颏儿，宛若雪亮的刀锋正要抹她的脖子，还使她有种头在铡刀下的感